

III 魏晉南北朝文學

諸葛亮

出師表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！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、府中，俱為一體；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

侍中、侍郎，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諮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也。

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『能』，是以衆議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諮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

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！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、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鰩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

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 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戮允等以章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課，以諭諫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！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云！

曹丕

典論論文

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於班固，伯仲之間耳，而固小之，與弟超書曰：「武仲以能屬文，為蘭臺令史，下筆不能自休。」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，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里語曰：「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」斯不自見之患也。

今之文人：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璉，東平劉楨公幹；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驥騃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！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於斯累，而作論文。

王粲長於辭賦；徐幹時有齊氣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，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、蔡不過也。然於他文，未能稱是。琳、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雋也。應瑒和而不壯，劉楨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；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以至于雜以嘲戲；及其所善，揚、班傳也。

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；又患間於自見，謂己為賢。夫文本同而末異，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，唯通才能備其體。文以氣為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，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
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

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；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顯而制禮；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夫然，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！而人多不強力；貧賤則憚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。

融等已逝，唯幹著論，成一家言。

嵇 康

與山巨源絕交書

康白：足下昔稱吾於潁川，吾嘗謂之知言，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，何從便得之也？前年從河東還，顯宗、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，事雖未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。足下傍通，多可而少怪。吾直性狹中，多所不堪，偶與足下相知耳。間聞足下遷，惕然不喜，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，引尸祝以自助，手薦鸞刀，漫之羶腥，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。

吾昔讀書，得并介之人，或謂無之，今乃信其真有耳。性有所不堪，真不可強。今空語同知有達人，無所不堪，外不殊俗，而內不失正，與一世同其波流，而悔吝不生耳。老子、莊周，吾之師也，親居賤職；柳下惠、東方朔，達人也，安乎卑位，吾豈敢短之哉！又仲尼兼愛，不羞執鞭；子文無欲卿相，而三登令尹，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。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。以此觀之，故堯、舜之君世，許由之巖棲，子房之佐漢，接輿之行歌，其揆一也。仰瞻數君，可謂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，殊塗而同致，循性而動，各附所安。故有處朝廷而不出，入山林而不反之論。且延陵高子臧之風，長卿慕相如之節，志氣所託，

不可奪也。

吾每讀尚子平、臺孝威傳，慨然慕之，想其為人。少加孤露，母兄見騎，不涉經學。性復疏懶，筋鴦肉緩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閑廢，不能沐也。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轉，乃起耳。又縱逸來久，情意傲散，簡與禮相背，懶與慢相成，而為儕類見寬，不攻其過。又讀莊、老，重增其放，故使榮進之心日頽，任實之情轉篤。此猶禽鹿少見馴育，則服從教制；長而見羈，則狂顧頓纓，赴蹈湯火，雖飾以金鑣，饗以嘉肴，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。

阮嗣宗口不論人過，吾每師之，而未能及，至性過人，與物無傷，唯飲酒過差耳。至為禮法之士所繩，疾之如讎，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。吾不如嗣宗之賢，而有慢弛之闕；又不識人情，間於機宜，無萬石之慎，而有好盡之累。久與事接，疵釁日興，雖欲無患，其可得乎？又人倫有禮，朝庭有法，自惟至熟，有必不可者七，甚不可者二：臥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。一不堪也。抱琴行吟，弋釣草野，而吏卒守之，不得妄動。二不堪也。危坐一時，婢不得搖，性復多蟲，把搔無已，而當裹以章服，揖拜上官。三不堪也。素不便書，又不喜作書，而人間多事，堆案盈几，不相酬答，則犯教傷義，欲自勉強，則不能久。四不堪也。不喜弔喪，而人道以此為重，己為未見恕者所怨，至欲見中傷者；雖瞿然自責，然性不可化，欲降心順俗，則詭故不情，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。如此五不堪也。不喜俗人，而當與之共事，或賓客盈坐，鳴聲聒耳，囂塵臭處，千變百伎，在人目前。六不堪也。心不耐煩，而官事鞅掌，機務纏其心，世故繁其慮。七不堪也。又每非湯、武而薄周、孔，在人間不止此事，會顯世教所不容。此甚不可一也。剛腸疾惡，輕肆直言，遇事便發。此甚不可二也。以促中小心之性，統此九患，不有外難，當有內病，寧可久處人間邪？

又聞道士遺言，餌朮、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。游山澤，

觀魚鳥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，安能舍其所樂，而從其所懼哉！

夫人之相知，貴識其天性，因而濟之。禹不偏伯成子高，全其節也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，護其短也。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，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。此可謂能相終始，真相知者也。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，曲者不可以為桷，蓋不欲以枉其天才，令得其所也。故四民有業，各以得志為樂，唯達者為能通之，此足下度內耳。不可自見好章甫，強越人以文冕也；己嗜臭腐，養鴟鴞以死鼠也。吾頃學養生之術，方外榮華，去滋味，游心於寂寞，以無為為貴。縱無九患，尚不顧足下所好者。又有心悶疾，頃轉增篤，私意自試，不能堪其所不樂。自卜已審，若道盡塗窮則已耳。足下無事冤之，令轉於溝壑也。

吾新失母兄之歡，意常悽切。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病，顧此悢悢，如何可言！今但願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與親舊敘闋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足下若矚之不置，不過欲為官得人，以益時用耳。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，不切事情，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。若以俗人皆喜榮華，獨能離之，以此為快，此最近之，可得言耳。然使長才廣度，無所不淹，而能不營，乃可貴耳。若吾多病因，欲離事自全，以保餘年，此真所乏耳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！若趣欲共登王塗，期於相致，時為權益，一旦迫之，必發其狂疾，自非重怨，不至於此也。

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，欲獻之至尊，雖有區區之意，亦已疏矣。願足下勿似之，其意如此，既以解足下，並以為別。嵇康白。

陶潛

桃花源記

晉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為業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，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，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髣髴若有光，便舍船，從口入。

初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。有良田、美池、桑、竹之屬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；黃髮垂髫，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，乃大驚，問所從來，具答之。便要還家，設酒，殺雞，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，咸來問訊。自云：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。問今是何世？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為具言，所聞皆歎惋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數日，辭去。此中人語云：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」

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處處誌之。及郡下，詣太守，說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。

南陽劉子驥，高尚士也，聞之，欣然規往，未果，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

五柳先生傳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為號焉。閒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；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貧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羈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；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，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

贊曰：黔婁有言：『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。』其言茲若人之儔乎！銜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！葛天氏之民歟！

劉義慶

世說新語

謝太傅講論文義（言語篇）

謝太傅寒雪日內集，與兒女講論文義。俄而雪驟，公欣然曰：「白雪紛紛何所似？」兄子胡兒曰：「撒鹽空中差可擬。」兄女曰：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。」公大笑樂。卽公大兄無奕女，左將軍王凝之妻也。

曹植七步詩（文學篇）

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，不成者行大法。應聲便為詩曰：「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為汁；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」帝深有慙色。

周處自新（自新篇）

周處年少時，兇彊俠氣，為鄉里所患。又義興水中有蛟，山中有遺跡虎，並皆暴犯百姓，義興人謂為「三橫」，而處尤劇。或說處殺虎斬蛟，實冀「三橫」唯餘其一。處既刺殺虎，又入水擊蛟。蛟或浮或沒，行數十里；處與之俱，經三日三夜，鄉里皆謂已死，更相慶。處竟殺蛟而出，聞里人相慶，始知為人情所患，有自改意。乃入吳尋二陸。平原不在，正見清河，具以情告，并云：「欲自修改，而年已蹉跎，終無所成！」清河曰：「古人貴朝聞夕死，況君前途尚可；且人患志之不立，亦何憂令名不彰邪？」處遂自改勵，終為忠臣孝子。

雪夜訪戴（任誕篇）

王子猷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，開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詠左思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，時戴在剡，即使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「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？」

曹 植

贈白馬王彪

(一)

心悲動我神，棄置莫復陳。丈夫志四海，萬里猶比鄰。恩愛苟不虧，在遠分日親。何必同衾情，然後展懸憇？憂思成疾疚，無乃兒女仁。倉猝骨肉情，能不懷苦辛？

(二)

太息將何為？天命與我違。奈何念同生，一往形不歸！孤魂翔故城，靈柩寄京師。存者忽復過，亡沒身自衰。人生處一世，去若朝露晞。年在桑榆間，影響不能追。自顧非金石，咄嗟令心悲！

陶 潛

歸去來辭

歸去來兮！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？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；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舟搖搖以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。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

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。僮僕歡迎，稚子候門。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；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。

歸去來兮！請息交以絕遊。世與我而相遺，復駕言兮焉求？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於西畴。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；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

草木長，夕露墜我衣；衣露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。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興理荒穀，帶月荷鋤歸。

(三)

既日已農；常恐霜霰至，寒露固草萊。
城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難言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
野外罕人事，窮巷窮荆棘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

(二)

無覩窺，復得返自然。
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頭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。久在
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檐，桃李羅堂前。暖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
煙，遙遙故鄉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
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，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歸鳥

(一)

歸園田居三首

以向榮，東漸漸而始流。美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已矣乎！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爲遑遑欲何
之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，
登東皋以舒情，臨清流而賦詩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？

謝靈運

游南亭

時竟夕澄靉，雲歸日西馳。密林含餘清，遠峯隱半規。久晦昏蟄苦，旅館眺郊岐。澤蘭漸被徑，芙蓉始發池。未厭青春好，已覩朱明移。戚戚感物歎，星星白髮垂。藥餌情所止，衰疾忽在斯。逝將候秋水，息景偃舊崖。我志誰與亮，賞心惟良知。

登江中孤嶼

江南倦歷覽，江北曠周旋。懷新道轉迴，尋異景不延。亂流趨正絕，孤嶼媚中川。雲日相輝映，空水共澄鮮。表靈物莫賞，蘊真誰為傳？想像崑山姿，緬邈區中緣。始信安期術，得盡養生年。

佚名

木蘭詩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。不聞機杼聲，唯聞女歎息。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。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。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為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」

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轡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辭爺娘去，暮宿黃河邊；不聞爺娘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。旦辭黃河去，暮宿黑山頭；不聞爺娘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

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。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

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策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。可汗
問所欲，「木蘭不用尚書郎，願借明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」

爺娘聞女來，出郭相扶將。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。小弟
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豬羊。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牀，脫我戰時
袍，著我舊時裳。當窗理雲鬢，對鏡帖花黃。出門看火伴，火伴
皆驚惶：「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。」

雄兔腳撲朔，雌兔眼迷離。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？